讜論集

一

十餘事皆有關於賢姦消長政治得失之故
為他人所不敢發而謂其他所言曾肇王覿
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今即集中所存諸疏觀之其
論王覿也以曾布所善其論曾肇也以布之
至親其論呂希哲也亦以韓忠彥之親其論
范純禮也以對遼使誤犯御名事各有因與
曲加指摘者不同且是是非非雖當代清流

亦不肯稍存假借此正其破除成見毫無黨同伐異之私作史者乃以門戸之局為次升病謬之甚矣是集本次升兄子南安丞安國所編取哲宗顧問之語以名之所録奏疏凡二百七篇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篇題採掇編次共得八十六篇又於歷代名臣奏議中增補三十篇較諸原本所存僅十之五六然昌言偉論為史冊所未載者尚

可考其梗概謹考證時事次第先後釐為五
卷而以行實一篇附於卷末庶讀史者得以
參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令居職者非其人專以辦財賦為職業故郡縣之職業不修獨掊歛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蓋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材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實户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歲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之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印紙歲終滿上審官院校之三司亦嘗有考課條其後卒不能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

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考第之實按漢之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宜付御史臺考課為三等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秩下等退補一部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秩滿即行黜削

上哲宗論江湖闕鹽 按此時哲宗初立命次升經理鹽法

臣竊惟今日之所急者莫先乎理財理財之義在乎上下協同事乃克濟訪聞江南東西路荆湖南北路州縣

者若是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壯丁代教則老病者必致失所竊聞此法既行人欲避免保丁有賣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産者或稱父母年老或分房向外或令女婿出外乞破丁人情如此理當安存蓋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民既賣土地不為長久之計窮則斯濫必流而為盜恐貽朝廷之憂臣伏乞睿旨令保甲土地不及二十畝兩丁病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

上哲宗論知人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此元祐元年事與下理財疏同時

臣伏覩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蹈吳伯舉李植朱昕近因賜對除朱昕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操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官必得其合人必稱其職恭惟

神宗皇帝勵精庶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

年賜孟在宅史無明文而次升于
紹聖二年再除御史應在是時
臣竊聞以堆垛場賜孟在爲宅者恭惟皇后配儷宸極母儀天下賜父之第誰曰不宜然堆垛場密邇宮禁其方在東其卦屬震東方青龍之宅也震長子位也常人之家猶忌侵犯況國家社稷之重乎兼聖嗣未立長子之位臣庶居之尤非所宜熙寧間欲就彼建東西府曰者言其不便先帝罷之令若賜在爲宅則在之宅居其東禁城居其西以尊卑言之則未順以陰陽言之則失

以為來者之戒伏望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乞勅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論治道

按次升行實紹聖二年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今疏中有收威福之要句應即此疏

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

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
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
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關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
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于更
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為相
内結宦官外乃紿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真卿極
論其非葢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
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

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為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為鑑戒以舜之為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效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姦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上哲宗論敕牓當取信天下劄子 案歷代名臣奏議此係紹聖三年次升為殿中侍御史與乞罷元祐章疏奏同時

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牓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歡呼鼓舞歌頌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

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
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
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
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
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
反爾刱令御史臺牓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
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揭牓

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
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上哲宗論内治按宋史紹聖三年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次升時為殿中侍御史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
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
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
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相與為之

改用詩賦以來不得專學經術又試補之際考校之官多務悅衆不得精選所以再令補試今聞太學生員其間亦有在先朝元豐間試補入學即非元祐試補之人及有因先補試在學依條該令次免省試免解既該免舉於條不許就試令舉更不取應指準該免恩例令若不許免舉人免試顯是有悞生員及日近補試上舍生係朝廷差外官考校必無濫進若一例試補外舍別無恩例理亦未安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勘會元豐間補試

在學生員并令舉係上舍合該免省試之人及日近試院補中上舍生別行處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乞催補試狀

臣伏覩近降朝旨令太學生今年冬來年春並補試外舍至今未聞指揮今冬補試月日者臣訪聞太學生多是今年不係解發舉人其有久違親戚思欲歸省或甚貧窶日用不足若不入學聽讀難以久居京師惟俟補試以決行止之計至今日有補試月日士人不遑寧處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試補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改正鄒浩太學博士狀 按次升行實此奏與留正言孫諤疏同時當在紹聖三年

臣伏聞雄州防禦推官充襄州州學教授鄒浩乞通理前任太學博士月日吏部告示合作負犯體量離任近有狀乞改正者竊以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蘇頌奇之自任宰相即除浩為太學博士當時頌議國事與同列有異言者附會權要極力擠排搢紳咸以為寃況今朝

廷公明人有抑枉宜在昭雪伏望早降指揮詳酌浩之罷太學博士事因特為改正施行取進止

上哲宗乞留正言孫諤疏

臣伏見責降左正言孫諤知廣德軍事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耶為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適中天下均被其利苟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

臣竊聞陜西路今夏亢旱秋收最薄物價騰湧民食頗
闕緣本路州軍并監司先以秋收雨澤得時遂奏年稔
令日人户闕食不敢以聞誠為未便且國以民為本民
以食為天陜右之民今既闕食豈能安土弱者必散而
之他路强者必嘯聚而為盜刼今邊庭未寧宿兵在境
沿邊人民若有流亡外寇之敵實為可憂臣欲乞睿旨
下本路勘會如人户委是闕食即行賑濟安存無令流
移若本路斛㪷不足即多方擘畫轉移他路物斛應副

支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論宗景以妾為妻狀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次升時為殿中侍御史案史紹聖三年十二月辛酉宗景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次升此奏應在十一月未擢左司諫時

臣風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令若以楊氏為妻在甲者必以為尊在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

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公霸者耳葵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毋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廼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

上哲宗奏乞開陳亳溝河劄子

臣訪聞陳亳之間地勢平下溝河湮塞歲有水患損害民田今年尤甚官中蠲放稅租不啻大半民又艱食為害非細若溝河開通此患可息其開河雖有所費若以逐年放免租稅較之則放稅之數多而開河所費少其利甚博竊聞知陳州陳紘奏乞開陳州河道及元祐間淮南轉運副使黃隱亦曾具乞開亳州五河利害中奏民間頗以為便並未聞施行臣乞朝廷特降陳紘黃隱

馬爲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詳審令赴之所見
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令朝廷不令提轉
立定條制令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臣竊慮諸路
各有利害爲是朝廷不令監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不
敢申稟兼赴既有申奏以人户請佃牧地爲官養馬人
户或有不願赴以州郡之勢須令投狀則法行之始或
有不便必爲民害臣聞興議以爲牧地鄰近人户若得
膏腴之地必有願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

彼耕種必非所願兼一項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
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緡此恐人又非所願兼牧
地先是已有人承佃令不願養馬遽然奪去必致失所
臣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
稟州縣若抑令人户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
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

上哲宗乞罷言職狀 案次升行實哲宗親除左司諫次升力辭言職又疏中稱今年勑牓事干連俱在紹聖三年

上哲宗論人和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次升時為左司諫攷次升行實紹聖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

臣竊觀古之君臣協心戮力興事造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以和而已朝廷和於上則百官和於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二帝三王所以昭盛德洪治道者以此故舜典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伊尹曰惟和惟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廟堂之上謀謨之臣不以和相濟而欲致隆平名和

氣其可得乎恭惟陛下適追來孝修復法度圖任舊人緝熙先烈真大有為之時左右大臣宜體至德咸懷忠良一心以經綸天下之務紹成無疆之休則無負於陛下之責任矣苟懷異志持異論背公向私違善依惡無雝雝濟濟之德懷歙歙訿訿之謀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紛爭諠譁豈惟失具瞻之道實負陛下矣不獨負陛下又將以眩惑陛下耳目雖大明遠照洞達幽微真僞是非了然判於胸中而詢事考言之際豈能與之口舌爭

大臣如此累國非細可不察歟伏望聖慈涣發德音親諭大臣俾懷純一之德而無背憎之心庶幾虞典九官終共熙于帝載尹躬一德遂克享於天心廼天下之福萬世之利也臣蒙陛下擢置言責智識淺陋區區管見以致治之要在朝廷和而已敢獻瞽言伏望陛下少加察焉

上哲宗奏星變

按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四年九月壬子以星變避殿減膳罷秋宴詔公卿悉心修政以輔不逮求中外直言次升此奏與史合而次升行實序于紹聖二年今从史

臣觀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以此知有道德之君天必愛佑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恭惟陛下聖德隆盛朝廷清明令有此變異者豈非天之所愛佑以此警戒乎竊聞陛下謙冲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遇星變必須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日至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奏因災變求直言疏 按次升既奏星變此奏應在同時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嚴恭寅畏以順承天示之以異則反身修行下責躬之詔求直言者有之冊免三公者有之恭惟陛下近因星變徹常膳遠聲色罷游宴此盛德之舉雖舜帝之惟幾文王之小心何以加諸然而責躬之詔未下無以顯聖德天下直言未求無以禆聖政臣竊觀經史所載以災異之來必緣人事人事正於下

天意應於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謂此也伏願陛下頒尺一之詔求天下直言上以昭聖明之聽納下以盡臣庶之愚忠如此則朝政闕失得達於冕旒之前人事何患乎不修人事修則天意得天意得則災異自消矣取進止

上哲宗議役法 案此奏應在元符間篇中有紹聖初法意不善行之未盡等語

臣恭惟神宗皇帝勵精庶政修明百度一切欲便於民而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也法行之後四民各安其

業而無州縣執役之勞人甚便之自後有司不能上體
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遂改差科行
之十年州縣繹騷民受其患紹聖初遂行修復但講求
利害不精斂錢往往過多支用或有未當此非法意不
善特推行之未盡耳今日正宜精研利害補完役書以
為萬世之利如聞三省大臣有持偏見欲罷免役臣竊
詳免役之法其利不止於一州一縣而所及者均於天
下若有改作其害甚博況元祐間嘗復差科其弊已見

自後因緣刑寺申請刑法官斷絶之名而實恵不及於
囹圄殊失祖宗立法之意臣欲乞睿旨令刑部及朝省
並立定日限所責繫囚不致留滯庶仁徳誕敷於幽隱

上哲宗論皇城司獄疏

臣竊以掖庭之獄事干宫禁自來多用内臣專治不無
寃抑如聞皇城司令者置獄陛下至仁惻怛慮及非辜
特差外官雜治要盡至公雖虞舜好生之徳無以加此
然而刑禁之下五木所加何求而不得若不盡心輒有

意侵擾邊陲當此之時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兵馬果足用乎城池樓櫓果修飭乎兵器果利乎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有其師乎被堅執鋭冒矢石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兹數者果備即以吾堂堂之師以當蕞爾之戎猶利刃之摧枯沸湯之沃雪至則靡矣設若未備一有衝突何以支吾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書曰有備則無患記曰事豫則立今日之事正在兹矣臣愚以為宜選有風力之士以當漕運

之任智謀勇略之帥以當方面之寄兵加訓練穀加蓄積守將之疲軟無聞者軍校之昏耄者代之無張虛數坐費軍儲兵既精銳城壁完固彼來則拒之彼去則備之以戰必克以守必固如此則邊防無殘暴之患中國有奠枕之安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

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恭惟皇太妃天祚淑資誕降真主以福天下澤流無
窮陛下即政之初永懷欲報之德乃降詔命增修墳塋
經營基構高廣丈尺無不中度園陵之制已成奉崇之
誠雖至而躬行酌奠之儀不聞講求情文未備非所以
稱伏望睿旨勅有司稽參典禮斟酌時宜候將來聖駕
詣景靈宮恭謝畢日親往故太妃園寢行酌獻之禮庶
彰聖心之孝以風化天下取進止

上徽宗乞靈駕發引賣熟食狀

岸地面與水面相平常為浸水一槩淹浸民頗失業自
紹聖二年人户自備糧功梢草寬留河身於東岸上自
南樂元城界下接冠氏縣兼助埽築軟堰一道髙闊三
二尺以來若非河水暴漲之時亦可遮攔水勢一方之
地數百里之民粗得為生矣近聞都水北監丞司行下
毁折民不遑寧切慮水官不以民事為意公人緣此起
動騷擾欲乞指揮下本路轉運司及本府縣官吏同北
監丞司相度如是河西軟堰委實估小水若暴漲自然

衆臨寡強弱不敵今既破寨而還其氣益銳而又資所得糧儲以充軍用我之邊境既失城寨士氣沮喪萬一更來撓邊何以枝梧今日不可輕視要在先事而慮伏望陛下勅左右大臣精思之熟議之早圖邊備制勝于未然慎無輕舉以貽後日之患所有今來有功及陣亡之人宜厚賞賜以勵其餘庶使邊威可振戎人不敢干犯

上徽宗乞修戰船狀

備亦不得緣此張皇生事取進止

上徽宗乞寬陳瓘罪狀

臣竊聞右司諫陳瓘以言事不當得罪雖不知其詳然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敕臺諫官詔書云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令陛下訪落之初用人如不及從諫如轉圜猶恐萬幾之務不能徧察上至百辟卿士下及庶民皆許直言無有諱忌其詔亦云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命下之始萬口一辭以為正當不諱之朝且無犯顏